

# 北大教授的书房长什么样?

高志愿填报之际,清华、北大等高校一如既往备受瞩目。理想中的大学校园长什么样?通过董强、戴锦华、曹文轩、林毅夫、朱青生等五位北大教授的书房,也许可以一窥堂奥。

## 1 董强:书房是一个人的精神世界

□杨婉婷

流动的书房,不仅书房本身可以像蜗牛的壳一样跟着人一起移动,里面的书目也可以及时更新。

### 随处随时都能专注阅读

从邻居家到北大图书馆,从朋友家到法国书店,书中之思想成就了董强,而他挑出珍贵之物赠予学院图书馆。借书以读之经历亦练就其专注力,为日后做学问夯实基础。

虽然自己的藏书不少,但董强却别有心得:“书非借不能读也。”

董强从小学起就爱读书。小时候家里没什么书,他就经常看姐姐的教材。藏书较多的邻居,也成了董老师儿时的图书馆。

由于总是“借”书读,和很多爱书之人不一样,董强对书籍并没有强烈的拥有感,“书最重要的是里面的思想,并非实物本身”。此外,他还练就了随处随时都能读书的本事,无论嘈杂与否,拿起一本书就能快速沉浸其中,专注阅读。

“专注力是读书人的重要品质。”董强说,“不光是读书,做学问也是,要专注。”他也常勉励学生,看一篇文章就要完整地看完,要保持内在的安静,不能因为任何事分心。



北大燕京学堂院长董强和他的书房

## 2 曹文轩:会客厅也变作书房

□陈雪霁 刘珂昕

### 读书要杂

曹文轩的书房是一片书山书海。一水儿的实木书柜像赭石色的海潮,浩浩荡荡地,从进门的玄关处发端,又层层叠叠地向屋内推进。曹文轩家中的会客厅也变作了书房,房间的两面墙改为制式统一的书柜,书柜之高,几乎与天花板相接。各式书籍满满当地列于其上,阳光斜斜地照进来——当真是满室生辉。书房更深处通向阳台,那里也贴着窗脚,摆了一溜稍矮的书架……

“这只是我的藏书的一部分。”曹文轩教授解释说,“还有其他的书在四处放着。”

架上的书不仅有文学著作,自然、社会、人文历史等学科也应有尽有。“我是一个从事文学写作的作家,但是我看书的范围比较广。我一直认为‘读书要杂’。写东西、做学问,对知识范围的要求都很大——研究文学的不能只是研究文学,还必须懂哲学、懂心理学、懂历史学,甚至要懂文化学、人类学。”他坦言,“如果只看本专业的书就想把专业搞好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”

谈及对读书、藏书的痴迷,曹文轩部分归因于儿时对阅读“匮乏”的体验。“那是图书非常匮乏的年代,好在我是一个小学校长的儿子——《草房子》中的桑乔,就是以我父亲为原型。那个小学校有一些书,我的父亲也有两柜子书,所以,我幸运地比村里其他孩子们多读了一点。”儿时培养起的对书籍的喜爱乃至渴求,伴随曹文轩始终,“一段时间不读书,我就浑身不自在——这简直是生理上的。”

“读书就像吃饭一样,因为当时没吃饱,我现在每吃一顿饭都非常认真,我从来没有食欲不好的时候。”

### 悠悠万事,阅读为大

能够进入北大中文系学习是曹文轩最感激的事情。在北大中文系这片无边森林中,他成长为一名真正的读书人、一位真正的作家。

“博尔赫斯用‘森林’这个意象形容过书之多,让我进入这片无边森林的便是北京大学中

法语乃至法国文化均有着浓厚的兴趣。

初来乍到,他的法语被法国人戏称为“伏尔泰”式的法语。原来是因为在国内学习的书籍陈旧,很多用法还是18世纪的,早已被舍弃。为了快速充分融入当地生活,他观看法国的电视、电影,接受法国饮食,尝试用法国人的方式学习,感受着这个国家的文化。

在法国,董强大量的时间都在书店度过,经常读到店面打烊。因为不好意思只看不买,他就每次挑一本不太贵的买,逐渐积攒了不少书。后来回国,在法国留学时所购之书,董老师一本不落地带回,还挑了一些比较珍贵的,捐给学院的图书馆。

由于总是“借”书读,和很多爱书之人不一样,董强对书籍并没有强烈的拥有感,“书最重要的是里面的思想,并非实物本身”。此外,他还练就了随处随时都能读书的本事,无论嘈杂与否,拿起一本书就能快速沉浸其中,专注阅读。

“专注力是读书人的重要品质。”董强说,“不光是读书,做学问也是,要专注。”他也常勉励学生,看一篇文章就要完整地看完,要保持内在的安静,不能因为任何事分心。



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和他的书房

## 3 戴锦华:书房不是一种陈设和情调

□詹延苇

### “混沌”中的书房

刚开始教学生涯的时候,戴锦华的书房就是她的卧室。狭小的空间里,所有靠墙的地方都安置了被书填满的书架,床被可怜地挤在书架底下。当时她梦想着能拥有一间真正的书房,而不是和床共享一个空间。

在这个梦想已经达成的今天,她的书房反而又回归了“混沌”,但已经是一种心甘情愿了。

她认为,现在很多家里的书房可能装饰性大于实用性,但她的书房仍然是一个专属于自己的,可以自由阅读、思考和工作空间:“我觉得书房不是一种陈设,不是一种情调。我不会在书房里玩。”

### 对阅读保持饥饿感

“正如三餐不可以一日不吃,漏一顿就饿得心慌;书也是不可以一日不读的,不读就浑身难受。”

对于少年时期的戴锦华来说,每一本书都是“天降大礼”,这使她将书籍视为珍宝,既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将其迅速读完,又不希望阅读得太过仓促,来不及好好回味。直到今天,她读小说都舍不得读完最后一页,更会让任何一次阅读半途而废。将大部分时间都用于阅读和学习,这使她慢慢积累了速度和组读的能力。

也许在旁人看来,快速、大量地阅读是一种天赋,但对戴锦华来说,比天赋更扎实的,是对书籍的饥饿感所赋予的能力。令她保持阅读习惯的从来不是“应该”和“不得不”,而是她内在的深层需求。

戴锦华在“电影与现实”课程直播中曾表示,自己把书当成食物,需要每天“食用”。正如三餐是不可以一日不吃的,漏一顿都会饿得心慌;书也是不可以一日不读的,否则就浑身难受。

戴锦华认为,真正有效的阅读,是先把一本书读厚,而后才是将它读薄。每本有价值的书都有它从属的思想脉络和历史框架,为了获取它究竟在表述什么,我们需要进行更多以它为核心的扩展学习,才能跟随它真正地进入一个世界,再通过它打开更大的空间。

“当终于可以自如地把握作者在书中的原创性表述时,你会发现这书其实很薄。所以为了读懂一本好书,我们更需要多读。”戴锦华如是说。

现在,她开始时不时地重温一些名著和旧著。重读经典,在她看来是进一步感知世界及自身变化的路径,其体验十分耐人寻味;某些当年深爱的典籍,重读时竟觉察然无味;某些自认为已烂熟于心的作品,再次翻开时竟迸发出焕然一新的感受。

## 4 林毅夫:真正的书房在心里

□邵婉琳

### 无时无刻不在阅读

哪里,就带到哪里。“可能是在路上,在飞机上,在火车上;甚至在开会,在听报告,在调查研究中。但心里始终保持着对事物、对现象、对社会的的好奇,想去了解背后的道理。”

书也不见得就是买来收藏的那些,真正的书可能源于同事、源自朋友,可能是城市的一角,也可能在农村广袤的天地。如孔子所说,“吾不如老圃”,每个身边的人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,而他们的认知,就构成了书房。

在林毅夫的认知里,风声雨声读书声,声声入耳;家事国事天下事,事事关心。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关心,每一种现象都应该被思考。他说:“如果把对社会、对时代的关注也视作读书,那是无时无刻不在阅读的。”

在谈到对于电子书和纸质书的选择时,林毅夫认为,处在不同的时代,总是要选择相应的最有帮助的载体。过去没有电子书,只有纸质书,一些古籍经典甚至连索引都没有,查资料要靠博闻强识。现在不一样了,大部分知识信息都可以电子化,但在知识爆炸的时代,唯有了解各种知识背后的道理,才能灵活运用,他反复提到,“任何知识都是刻舟求剑,不能说不对,也不能说一定对。”



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和他的书房



北大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和他的书房

## 5 朱青生:与书籍相伴到天明

□余柔莹

### 阅读推动艺术史研究

朱青生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高考考生,也是那年镇江市唯一一位考上艺术专业的学生。朱青生的求学道路,本该与今天所说的“艺考”相似,但他却不走寻常路,在书籍的指引下,做了一名与历史结缘的学者。

朱青生是一个不爱按部就班的学生。在南京师范学院学习绘画时,他便注意到,科技飞速发展,机械摄影技术逐步成熟,自己每天练习的写实绘画再现能力,无法适应新技术出现后艺术发展的需求。不想被飞速发展的艺术甩在身后,朱青生想看见更广阔的世界,于是进行更多的尝试。在学习艺术的同时畅游书海,是朱青生学者之路的开端。

后来,爱读书的朱青生顺利进入中央美院攻读艺术史,成为“部门大师”,也就是邵大箴先生的第一位研究生。研究生阶段的他读书热情不减,“美术史系的资料室也照顾这块‘读书的材料’;资料室开放时间,他还可以继续被锁在里面,与书籍相伴到天明。借着这个机会,朱青生在资料室睡了两年,也做到了‘别人读书论本,朱青生读书论架’。”

阅读给朱青生带来了成长,让科学、哲学、历史学与文学涌入他的视界,朱青生的思考能力也逐步提升,推动他转向艺术史的学习与研究。

朱青生的学术研究与他的阅读成果是密切相关的。在朱青生看来,艺术史不仅是研究艺术的历史,它还是“研究古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群体或个体,在特定条件和状态下所产生和遗留至今的物化结果和图像痕迹”。朱青生利用自己从书中获得的知识与理论觉悟,构建出认知与思考框架,借助

艺术史,对人的问题进行追问,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验性艺术探索的主要推动者之一。

### 从未停止阅读与思考

在北大任职期间,朱青生曾有过三年进修文字音韵训诂和五年在德国进修的经历。这位学无止境的教授,如今仍然坚持听课、修习课程。朱青生从未停止求知与思考,不少同事和晚辈都成为他的“老师”。

朱青生总是能很好地转换身份,“坐在底下的时候,我就不再是教师”,而是一个知识的渴求者。每每聆听或修习别的课程,朱青生都专注认真,俨然一副学生的样子。

朱青生好学,也爱思考。多年的阅读与思考,使得艺术史在这里已经不仅仅是艺术史的话题。正如他在北大800多场不同讲演中透露的那样,艺术史是关涉人的终极问题,是追问人的本性和世界本质的问题。

从教数十年,朱青生始终充满热情。他还给自己定了个规矩:课程上所有的话题都只讲一次,所以即便是主讲近二十年的“艺术史”课程,他还是会在每次上课前认真准备全新的讲义并反复试讲。虽然每一次上课都“战战兢兢”,但他上课并不会使用讲稿照读,而是脱稿与学生分享交流,因为他认为“呈现思维和研究的过程是课堂教学最好的状态”。

就这样,从未停止阅读和思考的朱青生,开设了一门又一门备受欢迎的精彩课程。这些课程将他的真知灼见带给学生,也将思考带到了更多人。最近被商务印书馆选入“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”的《没有人是艺术家》,便源自他1996年秋季学期“艺术史”课程的讲义。